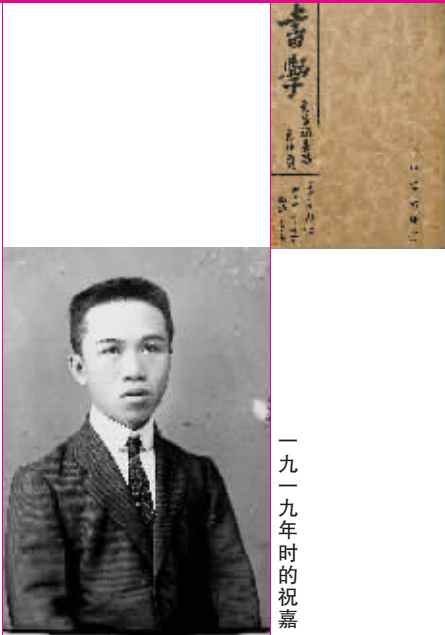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九一九年时的祝嘉



祝嘉的多种著作

书坛巨擘文昌祝嘉 斯文犹在 风范长存

文／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



1947 年,《大公报》报道《书学史》出版



祝嘉先生在创作中
(摄于上世纪 70 年代)

家学渊源师法北碑

作为千千万万走出闭塞乡间,向外界寻求新知的寒门学子中的一员,祝嘉大半生都为生活所迫,辗转于天南海北之间。

1899 年,祝嘉出生于海南岛文昌清澜溪田村。其父宝斋公为当地广文小学的校长,酷爱书画,每每得到墨宝,便张贴于家中四壁。可以说,家学的影响是他一生研究书学的关键。

祝嘉出生的同年,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甲骨文。“先生有一方印章,雕刻着‘龟甲出生吾堕地’”,叶叙玄告诉记者,祝嘉常将此印加盖于书法作品上,以示与文字、书法的缘分。

溪田村深藏于南国宁静广袤的椰林中,距海边不足一公里,祝嘉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,度过了从童年到少年的美好时光。

在成长的环境中,良师益友对祝嘉的影响同样重要。1916 年,祝嘉 17 岁,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雅书院(广东一中),师从胡仁陔教授学习古文、诗词。

祝嘉曾多次向叶叙玄讲述自己的老师,“胡仁陔当时以诗词、书法名重岭南,并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兼授一中的国文课。胡老师喜欢先生的好学,对先生的诗词习作总是详加批点。之后,先生曾将这些习作汇为一编,题为《学步》,终生未离书篋。”

在广州求学期间,祝嘉在课余时间坚持学习书法。大字临颜真卿的《郭家庙碑》,小字学赵子昂的《洛神赋》。

1921 年,祝嘉回到故乡文昌,子承父业,在老家当小学教师、校长。工作过的学校有广文、智新、经正、县一高、强亚等。教学之余,祝嘉开始学习治印,并经常练字,以唐碑为主,间学何绍基,但常叹笔性不好,学无长进。

文昌是著名的侨乡,1927 年春,祝嘉往来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等地。从 1930 年起,开始在新加坡育英学校执教 2 年。教书期间,祝嘉深受同事张叔仁影响,重新坚定了他学书的信心。

叶叙玄说,“张叔仁师法康有为学北碑,于《郑文公》造诣尤深,并且力诋笔性之说,鼓励先生研究执笔方法,多临碑帖,多读书。此后,先生接触并开始研究包世臣的《艺舟双辑》和康有为的《广艺舟双辑》。这一时期,他还写了许多诗词,或抨击社会的黑暗,或抒发内心漂泊的痛苦及思乡的情感。”

祝嘉之所以能成为碑学集大成者,精于北碑的张叔仁对他的影响非常关键,使他的灵根再发,兴趣又起。

叶叙玄谈到,“祝嘉自己也曾说过,自己真正研习书法是 30 岁以后的事情。他自认为 30 岁以前为‘笔性说’所误,且取法不高,30 岁以后才开始真正的书法研究。现在看来,若无此间的困惑与对书法的思考,也就成就不了日后的祝嘉,成就不了他的书法与书论了。”

人生坎坷常思故土

1933 年秋,经朋友介绍,祝嘉来到南京谋生。作为一介书生,他首先想到的是访随园故居、随园墓、游莫愁湖。其后,进入“首都新闻检查所”当事务员。这一段时光,祝嘉致力于读书、写作。书法学《张猛龙》《六十人造像》。《张猛龙》每晚临三通,用 3 个多月时间临满二百通。

祝嘉曾告诉叶叙玄,在南京,他基本每晚坚持临二通,“有时朋友相约去夫子庙看戏,实在推不掉,回来后挑灯再练。那时夫子庙坊间碑帖很多,也有赝品,粗制滥造者,这要凭眼光购买。”

1939 年,祝嘉由广西辗转进入四川,在璧山一个

图书馆工作,因酷爱书学而潜心阅读史籍,探索书法长河的源头。在璧山潜心书学研究期间,撰成我国第一部《书学史》。全书 25 万字,引用典籍五百余种。

1947 年,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迁至苏州拙政园。此后,祝嘉定居苏州。祝嘉一生坎坷,从青年时期广州求学开始,之后一直为生计奔波,足迹遍及海南文昌、南洋、广州、南京、武汉、长沙、湘潭、重庆、苏州等地。

解放后,由于政治原因,祝嘉曾数遭抄家,内心困顿,生活清贫。即便如此,他也从未放弃过对书法艺术的追求。不管世间风云际会、人事倾轧,凭借手中之笔,书写人生百般际遇。

省书协副主席黄承利曾多次拜访祝嘉,他告诉记者,“晚年的祝嘉非常关心、思念家乡。若遇有海南人拜访他,他的心情格外高兴,并总要写些作品托来访者带回海南。1980 年代后,他的许多书法作品往往也盖一枚‘文昌祝嘉’的印章,由此可见他对故土的思念。”

1994 年,祝嘉执意要在海南出版他的著作《逆耳集》。祝嘉在给黄承利的信中提到:“我的许多著作,没有一本是在海南出版的,我希望这本能在海南出版。”

1985 年,87 岁高龄的祝嘉回海南省亲讲学,现海口市书协副主席戴文曾在海南大学近距离聆听祝嘉先生教诲,“先生书学理论精深,在海南演讲之后,现场挥毫,其所倡全身力到理论,令人印象深刻。每遇有人请先生留字,他也爽快应允,所留字句无外‘艰苦奋斗’、‘实事求是’之言,意在与大家共勉。”

戴文还告诉记者,祝嘉晚年虽客居苏州,但每有家乡后学拜访,他都热情接待,“1990 年代,有一海南书法同道去苏州购买碑帖,祝嘉得知有如此好学同乡,十分高兴。在自己家中热情接待这位同乡后,还托这个年轻人带回 7 幅墨宝,无偿赠予海南省博物馆。当时,全国各省博物馆大都收藏有祝嘉的书法作品。先生赠字家乡博物馆,浓浓乡情尽显其中,一时间在海南书法界传为佳话。”

海南文宝斋总经理黄小鹏,因仰慕同邑乡贤祝嘉的书艺,数十年间,屡赴苏州,拜望祝老,亲聆教诲。黄小鹏告诉记者,在苏州祝嘉的书房内,常年悬挂着一幅由海南画家所绘海南风物的画作,“老先生每有思乡之时,想必常念画中景物。先生还叮嘱我,每周搜集齐全《海南日报》,通过邮局寄送给他。能定期看到家乡报纸,了解海南新闻时事,也成为先生晚年的一大乐事。”

字如其人人格高尚

祝嘉一生坎坷,热情耿直。热情使祝嘉对事业全身心投入,耿直使他得以在书法作品直抒胸臆,天机勃发。

祝雅告诉记者,“父亲是一个性格坦率,不会巧言的人。有什么话,他一定会直说,从不加工修饰,也让很多人听了不大舒服。”

祝嘉曾直言,“现在不少‘书家’,全是捧出来的,不是苦学出来的。什么碑帖都未用过苦功,而且唯利是图,满纸江湖气。不论名怎样大,也是站不住脚的。懂得书法的人日多,也就是他们失败之时。可以拭目以待,‘不幸而言中’的时候总会到来。”

“但在这个唯物论的时代,偏偏又这么多不用功的‘大书家’。书不读,碑不临,不读《说文》,一条书家条件都拿不出来,而偏偏是‘大书家’、‘著名书法家’!”

“父亲为人坦荡,直言之口,对书坛乱象针砭时弊,也得罪了不少人,自己也吃过不少亏,但他始终难以改变。”祝雅说。

祝嘉一生淡泊名利,清贫自居,始终与高官厚禄无缘,其内心常能体恤百姓甘苦。晚年的祝嘉在自己家里设堂授徒,远近学子慕名而来,他从收取一分学费。

王渊清是祝嘉的弟子,他告诉记者,“‘文革’后,书法热开始升温。一些学院、培训班请先生去上课,他虽年事已高,却从不推辞,也不计较报酬,常常是免费讲座。一次,无锡书法专请先生去讲课,他整整讲了一天,学校领导很感动,付给他 200 元课金,他执意不收。最后,他只收了 50 元交通费,将剩下的 150 元退还给学校。并对校领导说,讲一天课付 200 元,太高了。学校应该节省开支,降低学生的学费,以便让更多的学生能接受书法教育。”

先生人格之高,由此可见一斑。